

泰毛關係之回溯與觀測

羅石圃

最近半年來，泰國已突破「不許與大陸包括貿易的一切往來」禁令，且接納了毛共建立衛星通訊系統的要求。這是否如察猜副外長所稱：是雙方「正常關係的起步」？抑或是如副總理巴博所透露的：祇是「政治上的權謀」？要解答此等問題，須先探究泰毛關係演變到現階段的基本政策與立場。

一 泰毛關係的疑雲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泰國政府發動自我改變，解散國會與政黨，被授權與中共展開大使級談判的他納外長職位亦被解除。由于此一期間，國會與政黨——尤其是執政的「泰聯黨」所掀起的一片親毛狂潮，加上外長他納的推波逐瀾，幾使政府當軸，無法把握住既定的「不與大陸往來」政策。顯示此次改變，其目標在擺脫國內親毛的壓力，以便堅持不為北平笑臉攻勢所動搖的立場。

然而未及一年——至一九七二年八月，泰國軍政府又宣佈接受中共假藉「亞洲桌球聯盟」名義的邀請，派遣桌球隊前往北平參加比賽，並赴上海杭州各地遊覽參觀。雖然他儂總理與巴博副總理一再聲稱體育活動與政治無關，但從所派的總領隊為中央審訊局長春蓬警中將，及以商業部長巴實為顧問；毛共接見他的，有周恩來、韓念龍、李強等外交、外貿各方面要員，可見此一桌球隊的任務，並非止于體育活動，所以巴實返泰時，聲言往中共之路已經打開。（註一）

至十月間，泰國首次派遣貿易代表團參加廣州交易會，仍由巴實率領，于返抵曼谷後，指出中共擬採購泰國四項產品：橡膠、木材、糖、麻。（註二）今年三月，泰方一面通知北平可以開放直接貿易，並徵詢對方所需之泰國產品項目與數量；一面通告國內商家，准許向政府提出對大陸貿易的申請。不料中共對此既毫無反應，泰商對政府此項公告亦置若罔聞。（註三）這又顯示雙方關係已經到此止步。

泰毛關係之回溯與觀測

但到三月廿三日，泰國副外長察猜于訪問永珍回到曼谷後，宣稱他在永珍泰國駐察大使館舉行酒會時，中共駐察代辦岳代衡破例應邀參加，渠曾邀其訪泰，並表示歡迎中共在曼谷設立「亞遠經委會」常駐代表團。（註四）第三天，英文曼谷郵報透露：泰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已擬定對華新政策提交政府研討實施。其要點為一面召回現駐台北的大使，今後僅設代辦；一面在北平設立代表團，俾與雙方都保有友好關係而無正式外交。（註五）

三月廿八日，泰國政府發言人宣稱：泰方已決定接納中共于本年一月間所提出的要求，允許在曼谷與上海間設立衛星通訊系統。（註六）雖然此項消息發佈後，他儂總理與巴博副總理一再申明並向我駐泰馬大使保證：泰國無意與中共建交，繼續維護中泰雙方傳統的敦睦友誼，對召回駐華大使之說，更認為乃毫無根據的謠言。（註七）但至四月一日，泰國副外長察猜又對記者宣稱：泰國可能在北平設立聯絡機構而保持與台北外交關係，因為該聯絡機構將嚴格規定：祇許處理貿易而不涉及政治。（註八）

由于泰國一向是倚賴靈活的外交週旋于列強之間而加以運用，使其獨立自主而無須訴諸戰爭。當西方勢力東來，使緬、馬、越南均已淪為英法殖民地時代，朱拉隆功國王既以此而使泰國得以屹然獨立；二次大戰期間，疊披汶（Luang Prabang Songgram）與乃比里（Nai Pridi Panomyong），又分別扮演親日與抗日的兩面外交，使泰國在戰時既未受到戰爭的蹂躪，戰後亦未被列為戰敗國。這些在外交上靈活巧妙的運用，從最近泰國政府對中共一連串不尋常舉措，難免令人懷疑曼谷是否企圖以外交關係換取中共停止向泰國輸出戰爭？

其實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共赤化泰國的策略，便是陰謀促使變披汶政府重走兩面外交的舊路，沙立與他儂等當年領導陸軍政變，正是慌于中共所羽翼的泰共將使泰國赤化而無須用兵。我們從泰毛關係的演變，即可窺知雙方關係未來發展的可能。

二 泰毛關係第一階段

一九五一年，泰國發生海軍叛變，雖經陸空軍與警察聯合作戰，將叛亂的海軍驅出曼谷，但當時的國務總理變披汶則被叛軍所劫持。正當他們研討如何展開救援行動時，不料這位作爲叛軍人質的國務總理已安然返回曼谷。至于他是如何脫險？則始終守口如瓶。以致當時謠言紛傳：指出這是一幕捉放的戲劇，其演出的雖爲泰國海軍，但逃入大陸的泰共首腦乃比里，則是依據北平所編的脚本而成爲幕後導演人，以脅持變披汶明交自由陣營暗結中共，在可能範圍內容許泰共開展活動爲目標。

據叛軍方面透露：此次政變原非爲了奪取政權，祇是將變披汶劫持駛入泰南某一海軍基地，以與等候他的乃比里會晤，共同討論泰國在共產與自由兩陣營之間，應採何種策略而不致遭受戰爭的蹂躪？所得的結論是：讓變披汶再回曼谷主持政府，仍然站在民主陣營，但須在可能範圍內容許共黨活動；乃比里則重入大陸，組織泰共流亡政權，阻止北平不得向泰國輸出戰爭。一俟緬、寮、高、越被中共所指揮的各國共黨所席捲，變披汶政府即宣告垮台，交由乃比里的泰共政權所取代。（註九）

這些消息是否空穴來風？從變披汶被劫持而安然歸來後，對叛變的海軍人員不予深究，並儘可能容忍共黨份子活動及言論左傾即可得到證實。不過泰國的陸軍警察一向是站在堅決的反共立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政變，便是由當時的副國務總理兼陸軍總司令乃屏，率領陸軍警察將陰謀赤化泰國的乃比里政府推翻，使變披汶得以再度出任閣揆，但對重大的決策，則必須通過由軍警方面所組成的「變政團」方可實施。當中共政權建立後，緬甸和印尼都已先後予以承認，泰國一直不予置理，堅決與我維持邦交而始終站在自由陣營，這便是由於「變政團」所堅持的反共外交路線所決定。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變政團又一次宣佈政變：雖然變披汶仍然担

任國務總理，但廢除了新憲法，將國會兩院制改爲一院制——使民選與官委兩類議員秋色平分，並限定除執政的「聯合黨」而外，禁止其他政黨活動。接着再由新國會通過「防共條例」。很顯然：這無異說明變披汶的暗結中共，縱容泰共活動，已提高了反共的「變政團」警覺，遂不得不再以斷然手段肅清共黨份子及其同路人，且因而使「變政團」的陣營擴大——除仍由兼陸軍總司令乃屏爲首，及先前的第一軍長乃沙立，副軍長乃他儂，警察總監乃砲等而外；空軍總司令乃芬，海軍副總司令柯索，亦爲該團成員。又顯示反共及不許與中共暗通聲氣爲陸海空軍與警察等一致同心。（註十）

一九五五年，變披汶一面派外長那拉親王參加萬隆會議，並與周恩來就泰國華僑地位問題作初步談商；一面在其訪歐歸來後，宣佈開放黨禁，實行民主政治，及以一九五七年二月爲大選期間，使共黨份子乘機而起，親毛言論一時風行，甚至鼓勵人民赴大陸貿易觀光。但他又在此時，向記者宣佈四不政策：不中立；不與大陸貿易；不承認北平政權；不改變對華政策。（註十一）這便是由於他既須履行對乃比里的諾言；又不得不尊重反共的「變政團」決策。

一九五七年大選後，泰共在變披汶強調的民主自由掩護下，其活動與言論的肆行無忌，由乃比里公然派其妻與子回到曼谷，戴着八角帽搖搖過市即可概見，（註十三）遂激起了陸軍不得不以政變推翻即將變色的變披汶政權，已使中共不流血而赤化泰國的陰謀落空。

三 泰毛關係的第二階段

一九五七年泰國陸軍將領以政變接管政權，解散被共黨滲透的國會。經過他儂以總理身份訪華，沙立親訪歐美後，遂於一九五八年改組政府，標出鮮明的反共立場：

- (一) 封閉所有爲共黨宣傳的機構；
- (二) 逮捕共黨地下份子及其同路人；
- (三) 禁止與大陸包括貿易的一切往來，禁售大陸貨品；
- (四) 接受美援，加強國防兵力，並修築由曼谷經柯叻達寮國邊境以對付中共南侵爲目標的戰略公路。（註十三）

這一期間，泰國陸軍政府既已明白表示徹底放棄對北平的暗通款曲，中共也開始經由寮國向泰國輸出戰爭。一九五九年，中共所訓練的泰共份子便開始潛入東北從事武裝叛亂的播種，雖經泰國政府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卅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于一夜之間，在東北地區將軍警分為十二路予以全面掃蕩，破壞了共黨十多處軍械庫及其秘密組織，但由于寮共的武裝叛亂擴及寮南，使與寮南一衣帶水相隔的泰國東北地區共黨武裝叛亂，依然迅速蔓延。（註十四）

一九六四年，當時的中共外長陳毅在侈言泰共武裝叛亂的成果後，並預言來年的泰共，將可掀起相當規模的戰爭（註十五）。加上這一期間，中共已為泰共在雲南設立「泰國人民之聲」廣播電台，日夜以泰語煽動泰人反抗政府，參加泰共叛亂，及不斷誇張泰共武鬥的戰果，中共北平電台亦隨時為其轉播。同時作為泰共外國組織的「泰國人民聯合陣線」，「泰國民主愛國陣線」，「泰國愛國勞工聯盟」，「泰國愛國青年機構」，「泰國獨立行動組織」等赤色團體的成立，亦先後由泰共「人民之聲」電台及中共北平電台予以播報。經中共所訓練的泰國青年，更紛紛潛回泰境從事武裝叛亂。（註十六）

泰國軍政府對付來自中國大陸的共黨叛亂顛覆，是一面整軍經武，除接受美國軍援加強國防軍警的力量而外，並興修柯叻、烏隆及擴充清來、清邁機場，一面接受美國經援，展開經社建設，且以東北部共黨叛亂地區為重點，俾由建設繁榮達成安定和平，且與馬來西亞聯合清剿南部泰馬邊區共黨。對中越共在寮國和越南所掀起的戰火，曼谷政府不僅以其國土供作美國協防越寮的軍事基地，且派遣部隊入越援寮，與盟國部隊並肩抵禦共黨的侵略。（註十七）

很顯然，泰國軍政府在接掌政權以後，已經揚棄了泰國傳統的國防思想——倚賴外交而求全，使戰禍不致延及國土；一變而為阻「敵人于國境以外」，這當然也是避免國土遭受戰爭蹂躪的。不過由已往的邊境不設防，改變為積極設防，且願供作盟軍協防鄰邦抵抗共黨侵略的基地。當然，軍政府了解泰國的人力物力有限，並沒有能力阻敵人于國境以外的力量。但由于當時華府態度的堅決，對越寮所遭受的共黨侵略，既願意一肩担承東約所規定的協防義務；對泰國的抵禦共黨侵略，更由美國國務卿魯斯克與泰國外長他

納于一九六二年三月六日發表聯合聲明；指出泰國一旦遭到共黨武裝侵略，美國願意根據東約的義務採取協防行動，無須其他締約國的事先同意。（註十八）

中共針對着泰國軍政府的國防思想而加緊向泰國輸出戰爭，一九六八年一月，泰北難府的苗共武裝叛亂繼起，沿着披班南山脈（Khaopjunnam）使叛亂區迅速擴至清來、清邁，彭世洛、碧差汶各府而接近中部。（註十九）這是由滇南經寮北由中共直接輸入泰北的共黨叛亂。接着中共興建滇寮公路，更使它對泰北苗共叛亂區的補給支援，可以朝發夕至。至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北平廣播電台轉播泰共電台宣佈泰共成立「泰國人民解放軍最高指揮部」，將「遵循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武裝解放全國」（註廿），這是泰毛雙方關係對立已達到了最尖銳的時期。

四 泰毛關係第三階段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日，泰國舉行十年來的首次大選——軍政府在執政十年後還政于民。雖然依照憲法：內閣人選並非由國會多數黨產生，乃由國王任命，以致他儂元帥在大選以後仍然得任閣揆，他所領導的「泰聯黨」，亦在大選中獲得多數的議席，但由于時移勢轉，使當年軍政府所奠立的國防新思想——阻敵人于國境以外的戰略，遭到國會與政黨的不斷挑戰而發生動搖。（註廿一）

由于這一期間，美國既將越戰付于巴黎和談，英國又宣佈將于一九七一年前，逐步撤退遠東防軍。雖然尼克森入主白宮後，有「越戰越化」政策的實施，並一再宣示美國決不放棄對亞太盟邦的條約義務，且東來訪問東南亞盟邦，在曼谷，更表示美軍對泰協防，其敵人無分內外。但美軍不能再度參加東南亞地面戰爭的內情，已由美國的反戰暴亂與國會鴿派份子暴露無遺，以致泰國軍方根據美國在東南亞圍堵政策而產生的「阻敵人于國境外」國防思想，自不能不發生動搖，何況又不斷遭到來自國會與政黨的攻擊。

適于此時，中共將受它豢養廿餘年的泰共首領乃比里移居巴黎，不斷向泰國有關方面表示：中共無意與泰國為敵，祇須泰國政府放棄對北平的仇視，即可以和平共處。乃比里在泰國曾先後出任法政大學校長及朱拉隆功大學

法學院長，在政壇上又數度入閣及身任閣揆與攝政、黨魁，其門生故吏與黨徒，早遍佈于政壇學府，尤其國會議員與政黨人物中，大多與有舊誼，以致他在巴黎為中共向泰國所展開的笑臉攻勢，很快地便激起了軒然大波。（註廿二）

從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政變為止，泰國的親毛浪潮是一波比一波更為洶湧。學府所懷疑的，是親美外交的安危問題，曾經被廣泛地提出討論。制訂並執行親美外交政策的他納外長，一度遭到新聞界的聯合杯葛，其導火線雖是爲了指出某報接受俄援的失言；但大家都了解這無異是反對他的親美政策。而此一期間，美國國會方面的鴿派又對泰國往往口不擇言，華府在援助方面亦多不能洽泰國之望，遂使他納不得不急求改變外交路線。由其在巴黎與乃比里經過一席接談後，乃一變而爲力主與中共進行秘密會談。

至美毛兵兵外交開始，與泰國並肩剿共的馬來西亞已經不住周恩來一連串的笑臉攻勢，使北平與吉隆坡之間冠蓋往來不絕，拉薩克所倡議的「東南亞中立化構想」既使馬人認爲已有實現的可能，其導致的親毛狂潮，亦難免橫流而侵及曼谷。于是在國會中居然有人主張將乃比里從巴黎接回泰國，由政府給予特使的名義過赴北平談判雙方關係的改善，此項建議雖經他儂總理當場否定，並派國家銀行總裁乃潘飛赴巴黎，警告乃比里不得再向泰國製造糾紛。但接着執政黨的國會議員十人，更進一步聯名向黨中央重申前議，更造成了黨內的分裂對立。（註廿三）

很顯然，這是由北平經過巴黎而指向曼谷的共黨統戰，使國會與執政黨都已成了此次統戰的戰場，大馬的親毛狂潮，加上尼克森預定訪問北平消息的宣佈，又無不是爲中共對泰國所展開的統戰吶喊助威，使政府所遭受的壓力日益加重。不過中共並沒有因此放棄或降低對泰共武裝叛亂的支援，相反地，更乘此時機，使泰國七十二府中，已有卅五府地區遭到了泰共武裝的竄擾。所以這一階段，在中共，是對泰國以武裝戰爭路線與統戰戰線兩線並進，使泰國政府在忙于兩面招架的情況下，乃不得不一面謀求自立更生以加強國防力量；又一面接納親毛派的主張，准許與北平作談判的試探。

然而國會掀起了反對「加稅法案」的軒然大波，其目的顯然是企圖斷絕增加國防兵力計劃的財源，以期迫使政府不得不將國家安危完全寄託于中共的示意，到國會以一票的多數通過了加稅法案，又以延遲預算分配法案使國

防經費無法動支，處處都顯示國會已成爲共黨的統戰戰場，對政府的防禦共黨叛亂措施阻力，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一九七一年聯合國通過阿案後，他納外長既力主與中共展開大使級的談判，迫使閣議不得不予通過並授權外部進行而外；並與拉薩克合力同心，準備在吉隆坡東協外長會議席上，通過東南亞中立化宣言，要求各強國撤退此一地區的軍事基地與駐軍，以換取毛俄等對中立化的保證。

這是中共對泰國的統戰已經到達了高峯的關頭，迫使泰國政府核心的軍方，退一步便會全線崩潰，因而激起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七日的政變——解散國會與政黨，排除所有主張親毛的閣員——他納亦失去了外長的職位。（註廿四）

五 泰毛關係的現階段

泰國的親毛浪潮，雖已被軍方的政變所遏阻，但由兩面外交傳統觀念所形成的緩和泰毛關係暗流，則依然激盪迴旋，且由越戰的停火，以及美毛關係的改變而促成此項暗流波濤迭起。我們祇要看泰國政府于去年宣佈決定桌球隊赴不參加比賽的同時，一面由刺共司令部發表「刺共白皮書」，歷數中共支援指揮泰共武裝叛亂的經過，並列舉實事與證據以揭穿其赤化泰國的陰謀；一面大舉破壞泰共地下組織，並逮捕了其潛藏份子九十八人，巴博副總理並就被捕者的身份，有民意代表、商人等，指出若干主張與北平談判及建立貿易關係者，並非着限于泰國的利益與安全。（註廿五）這都顯示曼谷政府與大陸開始往來，乃含有沖淡國內親毛暗流的作用。

再從泰國桌球隊以中央審訊局局長春蓬警中將爲總領隊，征剿部哥迄警中校爲祕書，前者是主持對共黨份子活動的偵訊，後者是負責對他們的逮捕行動機構，更可想見其桌球隊訪問北平，又別有對泰共在中共卵翼下活動情況作實地偵查的目的。由于潛入大陸爲中共利用以壯大泰共聲勢的，有不少曾爲當年在鑿披汶政府時代的反共人物，其中以警政人員與官僚最多。因爲當年陸軍政變成功，這批一向與陸軍對立而犯有貪贓罪嫌的人，迅即逃亡而輾轉進入大陸與泰共合流，以致沉溺而無法自拔，他們既都心懷故國，曼谷政府亦切盼他們能夠幡然回歸，以免再受中泰共利用，春蓬警中將便是對這

批人物提出保證最適當的人選。(註廿六)

當然，泰國政府對開拓大陸市場並不能認為是沒有誠意，因為大陸貨品由星、馬、寮、緬改頭換面以走私方式進入泰國市場的，據有關方面最保守的估計：每年的總值約在一億銖以上，這對關稅是一項相當大的損失。(註廿七)如果雙方建立了貿易關係，使這批大陸貨化暗為明，既可增加稅收；又可相對地使泰國產品在大陸上得到市場，可謂一舉兩得。所以巴實于得到中共外貿部應允購買泰國產品後，迅即組成貿易代表團應邀參加廣州交易會。

不過泰毛雙方對建立貿易關係，各有其不同的額外要求：曼谷所期望的，至少要換取北平減低對泰共叛亂的支援；北平的着眼點，則要求最低限度，須在曼谷設立為中國銀行，以便宜於它支援泰共顛覆叛亂的經費。周恩來既對巴實明白宣稱：中共不干涉他國內政；但必須支持各國國內爭取自由的人民。巴博亦斷然表示：泰國政府決不會容許中共在曼谷設立銀行。(註廿八)所以當曼谷正在熱烈談論泰商代表團從大陸帶回的貿易消息時，泰共亦即發動空前的大攻勢。據巴博于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宣稱：泰共此次攻勢，已開始使用六〇〇呎口徑長程大砲等重武器，且全係中共所供應。(註廿九)這說明泰毛雙方的往來，彼此都是醉翁之意。

然而到今年一月間，泰國政府又為何通知北平說是可以建立貿易關係？並要求對方選定購買泰國產品的項目。中共對此既置諸不理，又何以要求泰國建立衛星通訊聯繫？這正如巴博對記者所透露的：「我們與中共談判，乃是一項政治權謀。」由于這一期間，美國在泰國的軍事基地已經大部份重開，越南烽火在即，李光耀既不斷呼籲美國于越南撤軍，必須在泰國守住東南亞足球場上的球門，且不惜親訪曼谷以說服泰國當軸須接納美軍駐防的要求。可是泰國若干重視外交以求自保的人，則深恐因此觸怒中共和北越，以致更促使它加強對泰共叛亂的支援，所以他納指摘李光耀此項建議為干預泰國內政。(註卅)泰國政府適于此時宣佈開放對大陸貿易，無異給予這批患有恐毛病者的一副安定劑。

毛共當然了解泰國政府的此項權謀，它雖不反對美軍于越南停火後留駐泰國，以免美軍撤退後使東南亞地區形成防務真空，適足導致蘇俄乘虛而入，無奈它在此一區域的夥伴——北越、寮、高、越共，尤其是泰共，對供給

美軍基地的泰國政府，則無不忿恨填膺，這是北平不能不于此時擺置泰方貿易要求的苦衷。然而又恐拒人于千里之外，將會形成泰俄關係接近而為叢驅雀，所以又不得不向曼谷提出建立雙方衛星通訊系統的要求，以便留有繼續往來的餘地。

再從蘇俄在此一期間，由其外貿部長柯契夫所率領的十一人貿易代表團抵泰，除應允將增購泰國產品，如螢石、烟葉、玉米、錫、膠而外，並對來泰投資設立煉鋼廠及協助建立水壩頗感興趣。這又是泰國與毛共談判的政治權謀另一收穫。

誠然，今年三月廿一日，察猜副外長于訪寮期間會與中共駐寮代辦有過週旋，但其主要的任務，在與北越駐寮大使談判遣回泰國東北部的北越難民問題，以及謀求寮共釋放所俘的泰籍僱傭兵。(註卅一)這都不能不設法排除毛共的幕後阻力，其後通過接納毛共建立衛星通訊系統要求，其作用亦復在此。

六 結論

當前泰國政府，是以一九五七年發動政變的陸軍將領為核心，亦即繼承了披汶政府時代「變政團」的對內反共，對外拒毛的堅定政策。其所以斷然揚棄了泰國傳統的兩面外交以求自保政策，一變而為阻敵入于國境之外的國防思想，乃由兩項重要因素所形成：

一由于華僑華人，在泰國具有相當重要地位，泰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不得不重視他們對台北與北平的向背。加上泰國陸軍將領深悉中共赤化泰國的陰謀——一向是分化泰人與華人而從中挑撥利用以作為它的統戰工具，在披汶政府時代由暗結中共所形成的危機，使他們記憶猶新，自不敢再蹈覆轍。至于當前泰國華僑對泰毛雙方企圖改變關係的態度如何？從兩件事即可窺知：

(一)當去年泰國政府決定派遣桌球隊應邀赴北平參加比賽時，泰國華商總會主席黃作明即對記者宣稱：「我們一直忠于蔣總統——泰國華僑始終支持中華民國」。當詢及華僑對一旦建立與大陸貿易關係的反應？其答覆是：「我們僑居在泰國的中國人，將始終尊重並遵守泰國政府的法律與規定。」

但我深知泰國華僑社會，將決不願與中共進行任何貿易」。(註卅二)

(二)今年一月，泰國政府通告商家，歡迎他們提出與大陸貿易的申請，但一直無人置理。(註卅三)如果大家了解泰國的大商家都為華僑華人，便不難看出他們是一致反對與大陸貿易的堅決態度，而證實黃作明主席的話毫不誇張。

再由于美國在東南亞的防堵政策，正適合于泰國阻敵人于國境以外的要求。雖然泰國政府明知其本身沒有單獨在國境外阻擊共黨侵略的力量，但其國土供為美軍在印支協防的基地，則中共和北越向泰國所輸出的戰爭，便祇能限于對泰共叛亂的支援。在華府于越戰停火後，一再表示美國無意退出東南亞地區，並已重開泰國的軍事基地以阻阻共黨破壞停火協定的當前，泰國政府斷沒有重拾兩面外交放棄阻敵人于國境外的國防思想之必要。

不過正如泰國前民主黨黨魁社尼巴莫親王所指出的，美軍留駐于此一區域的久暫是難以捉摸——他們隨時都有撤退的可能，尤其是美國大選期間，雖白宮主人亦無法不遷就民意。所以不妨與中共建立有限度的關係，祇要不損害與中華民國的良好友誼，便可作為美軍一旦撤退時的餘地，何況此種與北平的文化貿易往來，亦可減低泰國若干人唯恐美國基地重開觸怒北平的隱憂。但他呼籲泰國人民須一致提高警覺，謹防跌入中共所佈置的陷阱。(註卅四)這已說明了泰國政府在兩年前不惜以政變阻止親毛狂潮後而又與北平往來的基本原因及其權謀所在。

就毛共現階段的策略而言：它自不會不企圖爭取泰國而使其加速赤化。然而在泰共與曼谷政府之間，又不得不權衡輕重而有所取捨。北平所強調的政府與政府間關係的改善，不能影響中共黨方對各國共黨的支援，此既不能騙取大馬和它有進一步的關係，對當年不為周恩來和平共處五原則美麗謊言所動心的泰國，自不會容許它明交政府，又暗援泰共而二者得兼，否則它便祇有聽任泰共轉向蘇俄。所以周恩來明告巴實：「中共不干涉他國內政，但不能不支持各國爭取自由的人民」。然而他又並不放棄對泰國有限的往來，也正是為了不讓泰國被俄所爭取。

因此，我們可以預測泰毛雙方將繼續進行文化貿易等關係的談判往來，但雙方都沒有進一步關係的打算。不過社尼巴莫已一語道破，與中共往來的道路上，到處都佈有陷阱，泰國政府須隨時隨地謹防墜入其陷阱之中。

註：(一)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二、九、十六。

註：(二)曼谷世界日報，一九七二、十、廿九。

註：(三)泛亞社曼谷電，一九七三、二、廿二。

註：(四)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三、三、廿四。

註：(五)法新社曼谷電，一九七三、三、廿六。

註：(六)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三、三、廿九。

註：(七)曼谷世界日報，一九七三、三、廿九—四、三。

註：(八)法新社曼谷電，一九七三、四、二。

註：(九)「泰國政府面臨的兩大難題」，本刊，八卷、十期、拙作。

註：(十)「東南亞新興國家」，中冊，朱鶴賓著。

註：(十一)「從泰國政潮看共匪統戰」，本刊，十卷、一期、拙作。

註：(十二)「泰國防共的政略與戰略」，本刊，六卷、九期、拙作。

註：(十三)「泰國剿共白皮書」，泰國剿共總部于一九七二年八月編印。

註：(十四)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XLV, No. 1187(2^o) March

1962) pp 498—499

註：(十五)「山地民族與泰北赤禍」，本刊，七卷、八期、拙作。

註：(十六)「泰國政變的背景與評價」，本刊，十一卷、三期、拙作。

註：(十七)曼谷世界日報，一九七二、八、廿。

註：(十八)泛亞社曼谷電引巴實的聲明，一九七三、一月、廿三。

註：(十九)曼谷世界日報據泰國海關廳高級官員的透露，一九七二、七、廿九。

註：(二十)曼谷世界日報引巴博談話，一九七二、十一、一。

註：(二十一)泛亞社曼谷電，一九七二、十二、卅。

註：(二十二)路透社曼谷電，一九七三、一月、廿。

註：(二十三)曼谷世界日報引他儂總理談話，一九七三、三、廿五。

註：(二十四)美聯社曼谷電引泰國華商總會主席黃作明談話，一九七二、八、廿八。

註：(二十五)曼谷世界日報，一九七三、四、一。